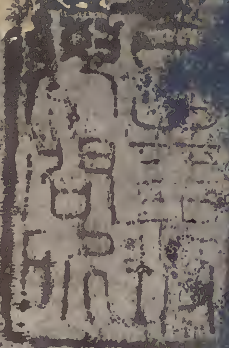


四書翼註

下孟
六下

十



漢	八	函	號	類
書	五	架	冊	
門	五			
	〇			

內	八	函	號	類
閣	五	架	冊	
文	五			
庫	〇			

新刊納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58
冊數	10 (10)
函號	277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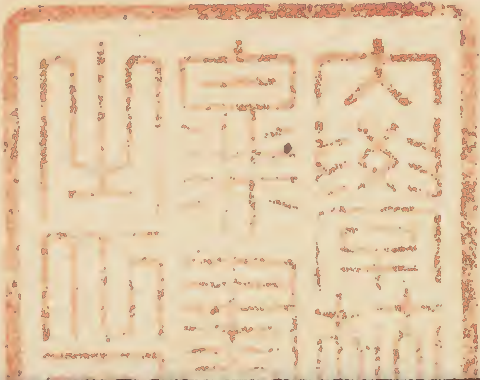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

章

漢章文庫

通章作三段看而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迹二字立說髡之所
 致疑者迹也孟子之所自信者心也髡語首露名實二字便是
 戰國之氣貫全以功名爲重下文云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
 國也有諸內必形諸外皆不出此意皆是以跡上論孟子語首
 露仁字下面屢出不用字見齊王不能用已而已之仁窮於遇
 猶有委曲以全仁者在皆是以心上論○名實二字只作功名
 二字看先名實便是急功名○道以跡言趨以心言○朱註仁
 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此句最得孟子意○君子亦仁而已
 與後君子之所爲俱推開泛說下承上夷尹惠與孔子看乃孟
 子自寓之詞○仁字同字須看出處上說○爲政是大臣爲臣
 是庶官○削何可得與意謂魯之僅至於削者猶賴有諸賢而

其未能與者則以任賢之未專也。○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伯佐而有闕興亡如此况不為奚者乎。○謳聲有曲折歌則長言之。○變國俗新說云國人化之皆厚夫婦之倫似勝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折衷以事字頂外字作三層看似拘。○知與不知就魯人言總未真知孔子。○微罪有二說一云註中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微字即不欲顯也罪字即君相之失也一作孔子自帶微罪說此二說亦互有得失前說較淨君子之所為信心不拘迹故眾人亦不識亦粘出處上說。

孟子曰五霸者 章

此章以五伯作頭腦有愈趨愈下意。○次節備舉王制皆見權

自天子出意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巡狩述職則省耕省斂帶過不重。○土地闢是荒地開懇成田田野治是熟田耕種以時。○賢以德言俊傑以才言。○搜諸侯以伐諸侯則名雖伐而實則討是其罪也。○初命齊家之事次命貴德之事三命舊云寧邇柔遠看來俱是施惠之事四命舊云天命天討看來俱是馭臣之事五命舊云睦鄰尊主看來俱是境外之事。○賢是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育不分祿位。○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其庶人至此為旅。○曲防有二意早則專水利於已澇則遺水害於隣。○長君之惡罪亦不小但以甚言逢君之罪大耳所逢君者不出富強貨色之類。

魯欲使慎子 章

通章前八節是論魯事末一節是譏慎子殃民過制二意較重

過制邊○教民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
然且不可虛說勿露違制意然且二字言外便包况未必勝乎
○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天子千里伴說重諸侯百里邊太
公封齊亦伴說重周公封魯邊天子待諸侯朝聘必有宴享賜
予非千里則貢稅不足典藉常制也兼祭祀會同而止云宗廟
者宗廟以世守而言○提過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下斷必所損
也○仁者循天理故不為苟取俱在違制上論不可謂此節是
應殃民○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不可平說乃是淺深文法必
志仁始為真當道○務引與而已相叫應引字有多方誘掖意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 章

此章主為臣者言而未節斷其無益於君也辟土地是開阡陌
之類與上章不同○道以所行言俗以所尚言皆指富強○與

之天下只是甚言其得天下之易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通章以貉道句為主○無城郭宮室則無營繕之費無宗廟祭
祀之禮則無犧牲之費無諸侯幣帛饗殮則無禮物之費無百
官有司則無廩祿之費○諸侯字總管幣帛饗殮既無諸侯因
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殮○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彼為
大貉我為小貉大小字只見同意○桀邊伴說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 章

水之道也一句極有味言不以一己之私意治水而以水之道
治水便是因其就下而導之意註云順水之性乃會意解不像
口氣○水逆行承鄰國為壑來○洛水泛說洪水指堯時說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與諒同若以貞而不諒例之此亮即彼之貞字亮信也不但知得貞便是篤信不移意但亮以心言而執以事言耳○一云亮不與諒同只是心下明亮之意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 章

喜其道之得行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蓋道自是公物也○好善切相度上說便是休休有容意○善字廣不止強智聞識○四海言其廣千里言其遠遠在廣內○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益廣故優于天下然不可說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言聽說不主用人○予字拍不好善之人言言彼訑訑然自謂天下之事予既知之矣雖有善言不能益我矣○訑訑便是顏色予既已知之便是聲音

陳子曰古之君子 章

陳子之問有疑其難仕意故孟子答之如此○通章以道字作主一仕以行道次仕以重道又次仕以愛道重道者或萬一有可行之機而愛道者又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總是委曲行道之心○所就三不執一途而後就也所去三不執一途而概去也如此方見委曲意○迎之只作接遇之不作郊迎說致敬以心言有禮以文言○言將行其言此言行則道行也與末節不同○爲道而就則亦爲道而去爲禮而就則亦爲禮而去所遇之不同皆以違其初心而後去○末節道是致君澤民之道言是因事納忠之言○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便是去意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章

首二節聖賢由困而亨三節推之常人四節推之國家末節結

之也首節且虛勿露天意○舜君也故曰發傳說諸人相也故
曰舉傳說膠鬲是王之臣餘三人是伯之佐武王伐紂膠鬲在
殷則是文王舉之進於紂也○不是先事紂而後取魚鹽○大任
兼君相將字與必字緊相呼應行以事言爲是經營於心者○
常說動心是竦動理義之心忍性是堅忍嗜欲之性心屬天理
性却屬人欲殊未妥此因朱註以氣稟食色言性又遺却氣稟
二字只說食色乃說之最疎者也蘇紫溪以性主氣說忍字是
不敢直遂意較有理○增益其所不能以才言亦從心性發揮
○恒過非常常有過之謂註明○困心衡慮是過之鬱於已者
徵色發聲是過之傲於人者此節註最明○困於心憂鬱不能
以自舒衡於慮思索不能以自通○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
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入出只作內外字看法家是大臣

拂士是諍臣敵國是敵戰之國如秦楚相敵者外患是意外之
患如盜賊奸宄是也未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
上文看出而別立言耳非收拾上文也全要得傲悟人意○生
死二字凡大任之見勝中人之無過與國家之安存皆可言生
反是皆可言死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 章

術字見曲成之妙意○不屑而亦教則多術可知非止言多術
之一術也○予字不必作孟子○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
略差蓋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爲教
誨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 章

近見一講義云通章皆言以人合天之學此句最精○章旨朱

四書章句
卷之六
註以首二節分造理履事不妨惟以末節爲詣極稍未愜愚意
愚謂末節亦不出知天事天之外非至此乃爲詣極也但首二
節專以理言故曰心曰性曰天末節兼以氣言而歸竟在理故
曰身曰命身卽心性命卽天也不過足上二節之意耳合只照
本文知天事天立命作骨似領會○首二句據朱註是盡其心
者由於知其性也心本無一毫之不明便是盡其心所以然者
由於知其性如性中仁義禮智等道理一一知得真切也盡心
知性俱以成功言不是方去求盡求知○朱子此二句說亦未
愜愚意思謂心有思慮性無朕兆恐須由盡心而知性不宜由
知性而盡心且知性是一貫之知而乃以爲卽物格之謂則零
碎探討殊爲未是蘇紫溪說作知性由於盡心甚是此章新說
紛紛愚皆不取惟取此說○性卽天之所以與我如酌一杯於

大海知此一杯水之味則知大海水之味○不是盡心知性完
異方去存心養性只是並行不悖○心有出入故須操而不舍
性無存亡純是天理故只須順而不害○存養俱兼得動靜不
專以靜時言○天與人以心性存養心性便所以事天如君與
臣以職事修舉職事便所以事君○末節歿壽不二修身以俟
之只是一句話而朱子乃分屬知天事天此則未融○二疑也
然亦是二心之二蓋人往往欲希聖希賢一思及於天壽則曰
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知我年數修短如何便是得一日過一
日的念頭便懶去修身此便是以歿壽二其心如人臣事君本
欲盡忠忽念祿位之去留不可自保則曰知有此時做此官否
而盡忠之念便灰了此便是以祿位二其心也今見得歿壽乃
氣化之不齊只當順受而不必關心惟知朝聞道夕死可矣而

修身以俟歿壽之至則天壽雖不可知吾自有存順沒寧者在故曰所以立命○修身學若依朱註說只屬存心養性一邊今亦不必太拘大率在心性上用功便是修身○立命立字指理言與上天壽不同常人以天壽爲命聽天所制如何立得殊不知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吾修吾身卽以立命一日此修終身亦此修幸而壽也固見吾修之有常不幸而歿也亦見吾修之無忝蓋卽心性是命而天壽所不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命字不指天壽立字須帶天壽不能搖奪意

孟子曰莫非命也 章

此章欲人以義安命之意○莫非命也意謂連自取者亦是命也○順受其正不重順受乃重正字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惟當順受其正則不可一蹈於不正之意已見於言外

○正不正不專論氣數而兼論人事氣數本無兩樣但人事能盡則命爲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以義安命之學○立巖墻是借言凡自取凶禍者皆是盡其道而死是命固當死義亦無愧於死故曰正命註云莫之致而至於正字未透桎梏死者是實有罪人若治長縲紲又非所論

孟子曰求則得之 章

二節俱至末句方實落上文但懸空說○是求有益於得要總承上二句來蓋使舍而不失則其得亦不係於求者○在我者只說性中所有不必說仁義禮智○求之有道言道只制人之求非謂求之有方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章

首節直指性體下二節示人以盡性也○此章當以仁字提在

首節蓋萬物皆備於我此仁體也誠即誠此仁也恕即近此仁之方也以仁字貫頭便有九若誠後徐添仁字意不洽○萬物凡同類之人異類之禽獸草木與夫不齊之事變以至於至大之天地皆是其理皆備於吾性中且以同類之人言之喜怒哀樂彼情猶我情是非可否彼見猶我見是萬人之理備於我也推之他物莫不皆然○作文還他物字不論理字更妙○反身反字不費力○誠只是實理自然註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以為例耳○皆備之理件件完足亦件件活潑故曰樂莫大焉樂只是天理活潑之趣註云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假如事親從兄之理反身而誠則觸於親便孝觸於長便弟生惡可已舞蹈不知何等活潑只以孟子前語照看自明○強恕而行亦根萬物備我來且如喜怒哀樂人

情猶我情便可以已情度人情矣是非可否人見猶我見便可以已見揆人見矣久久自覺萬物一體天下歸仁故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 章

此章知字深看與論語民不可使知同○朱註云著是明其所當然察是察其所以然看來此書體認字義著字如中庸形則著之著是此理呈露端倪出來察如中庸察乎天地之察是此理昭灼莫掩○行之如何不著習矣如何不察大抵沿襲舊套隨場打混如父坐子立人習其事却亦不管他如何當坐當立只是混帳○衆以人言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章

恥之所係甚大包註存之失之二意然失之則入於禽獸即下

二節意也且勿透露不善多端獨舉為機械之巧者其喪良心猶甚也○凡人一事做得巧妙必欣然自得今此人為機械為得計豈復耻其悖道傷義乎○機械變詐似不必分心事但要理會字義機字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亦字有多端誑誘使入吾機之意○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恥見有此良心但置之而不用耳○不耻不若人緊根無所用恥說何若人有不必多引他事又要見得此機變之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自淪汙下而已不可不做醒

孟子曰古之賢王 章

此章重在賢王當下士上觀首尾可見○賢王好士之善忘己之勢賢士樂己之道忘君之勢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 章

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新說遊字只是逍遙自得之意亦有趣看來句踐所好乃遊說而孟子吾語子遊則借以引之於自得也○人知之是說得行人不知是說不行賢賢要寫出自得無欲○德以性真言義以操守言○窮不失義之義包得道義道字亦然○得已解做不失已然不失字不如得字有趣蓋有以我完我悠然獨得之意○既曰士又曰古之人者見不當於今人中求之也修身見於世不重見只特言非泯泯庸人耳○窮則獨善其身一句要看二則字二善字窮則獨善其身因其窮則斂之善非有損也達則兼善天下因其達則充之善非有加也無加無損應賢賢意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章

此章上輕下重總是欲人不以凡民自限而以豪傑自待也○

待教教字乃風教之教獨言文王者善義械樸作人之化尤盛也興者興起爲善有勃然而發奮然而往意○豪傑要認得真據曰文豪傑對凡民言只是不凡之謂據註凡不凡皆以資稟言而不兼言物欲之有蔽無蔽意方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者凡民也有過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豪傑也註又云才智卽資也智屬知才屬能○而後字雖字猶字俱有意宜挑剔出來○或疑凡民豪傑主資言不見勉人意殊不知性善本同而氣稟或異能反其性之同則人人豪傑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 章

附益也只是本無而倏加也非既富而又益之也韓魏富家惟貴故富○歆然不自滿之意非韓魏之家猶不滿其願要看自字卽曰文自視字自家視自家也他人有韓魏之家便自家看

得十分大了君子視既附韓魏之我無以異於未附韓魏之我性天上一毫不加何所驕盈何所張大故曰不自滿不自滿亦非歆只是如常意耳此富貴亦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歆然矣○過人遠據註以識言所謂識者亦只是在物我上看得分明我本無物物本無加於我觀上文不徒曰歆然而必曰自視歆然可見矣徐儆弦云附之云者非我所固有若贅癩然於吾身上添一物也此意亦看得妙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章

佚道生道最難看註云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不得已則本欲佚之生之也爲其所當爲是勞所當勞殺所當殺亦根不得已之心來未有心不得已而爲其所不當爲者融作一意始得○竊疑道字當解做理字不但解做心字但在心上說理可耳如

云本欲佚之不得已而勞之雖勞事也實佚道也理不涉於擾
民故也本欲生之不得已而殺之雖死事實生道也理不涉于
殘民故也似更精切○勞民如築城鑿池之類還不是播谷乘
屋殺民主用刑言不兼用兵二怨字即指被勞所殺之人其曰
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首二節以伯民引起詳言王民之皞皞末節就在王民上看出
王道之大非推原也首節驩虞皞皞就氣象言氣象猶云景象
驩虞是感上之恩也皞皞是忘上之恩也伯者以有心治之故
民感王者以無心治之故民忘此意且勿露出註云廣大自得
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
無怨咨亦無欣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

天下瘁瘁焉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的規
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意無兩意次節正皞皞處
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為
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為之謂做出他個善來即
教之意末節過字註云身所經歷不必泥凡刑政教所經歷皆
過也凡刑政教所萌動皆存也過字是未久意存字是未形意
化字神字皆虛活字與神化性命之神化字是死實者不同化
字要認註人無不化乃不應意也時講誤認作王道民其迹意
了看來凡潛移默奪乎民心者皆是化如上文不怨不庸不知
為之者皆有潛移默奪其心處不但遷善一端而已神字說者
皆謂只化之速便是神不知上文所過者化分明已是速意了
豈速字專在神字內乎看來速字當照註解作不測字化之不

測處卽神也何者凡刑政教已形於外而民喻之還可測也今
曰存是全未形出只萌動於王者之心民便喻而化之何可測
也或以欲殺欲利欲教貼存字者略碍不如萌動字穩耳要之
王者之刑政教無日不被於天下亦何嘗有時經過有時存主
下個過字者只見得不必積久而後其民化下個存字者只見
得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此四句會盡題意矣過化存神俱是
王業不可以過化作業存神作德德在言外○上下與天地同
流註云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王者之治有過化存神處天地
之化亦有過化存神處如一噓而萬物生一吸而萬物成是天
地過化存神也流字重看註運行正貼流字天地之神化所流
無處不到聖人之神化所流亦無處不到無處不到正與下小
補相反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世界非如伯者補

塞其罅漏而已罅漏空缺也朱子此說補字最精又譬如衣服
有破缺從而補之謂之小補若重製一件則不謂之小補矣此
節要說與皞皞相關莫去了忘字

孟子曰仁言不如章

此章仁善原乎重末節單申政教以言聲不待釋也仁言善政
亦不可無但不若仁聲善教耳○首節仁言發於一時而未必
其然仁聲著於平日而已有其實故人人有淺深或疑仁聲已
被其澤而稱之似非方纔入人也不知披其澤者稱頌聞其稱
者感動亦可言入○次節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政則與
惡政不同矣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耳法制政之立也禁令政
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解則亦非耳提面命之教矣道德
教之本也齊禮教之具也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卽下節意

勿用出。○末節四句開說，有以下二句承上二句者，殊不知上節善政得民，註云制其外，非專以得財爲得也。未可從，畏字不可說嚴刑峻法，使民凜凜，只是遵其法制禁令，而不敢玩忽。意得民財，亦不待橫征暴斂，只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看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故百姓足而君亦無不足。民愛之與得心，似無分別，但愛之者政行而民感，不忍忘之耳。得心者教成而民化，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是民有恒心，而不止謂愛君矣。合來看，畏之愛之，就民應我之施言，得心得財，就我得民之應言。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章

此章大指，諸理齋云：欲人知仁義，非外樂也。蘇紫溪云：欲人不失其良心也。蓋凡聖賢立言，無非教人，未有無故而空言者。二

公皆於此着眼，而蘇說爲勝。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心卽是仁義，不可泥性情之別，作推本于仁義說。○首節良心最有味，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註云本然之善，學是修習，慮是思慮，論吾人用工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工，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說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大非。○此節愛親敬長，淺淺說知字包能字，長是稍長。○末節又指良知良能爲仁義者，見得人決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意親親卽仁，敬長卽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註云愛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私字勿用出，蓋此不在公私上論，只在同異上論，蓋天下之人，形氣各異，只有性大同原，故凡人各一情識，各一意見者，只是生於形氣之私，今愛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可見是由於性命之正，不生於形

氣之私所以為仁義也如此看不背註但不用其私情二字耳極可從達之天下不專主孩提稍長說然自承無不字透下來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章

此章不用心迹分看只是聖人之心虛而應也居深山四句只因他耳不炫聰目不炫明與野人朴鄙混沌者爭不多可見其心之虛虛故能應○其應甚速應字最難認主用善言固非作知看亦未穩看來只是觸發二字穩聞一善言便觸發其真聰中所停蓄之理而毫無內雍見一善行便觸發其真明中所渾涵之理而毫無內蔽也如孔子聞孺子之歌便觸起自取道理萬理原在聖心停蓄但不觸則不發耳○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不通非一意蓋不通是壅塞不通無所不通即速也即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 章

此章不作充義為高只用註心字作主為雖屬事不為不欲却總是不肯為之欲之也不被私意所奪違其初心便能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是不違本心意與後達之於所不忍不為又達到他事上者亦不同如此而已矣只是完了心體便無餘事意亦要見無為所不為則所為者皆所當為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意方備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 章

心得之理為德處事之方為術德之慧則于事理明無不照術之智則於事理處無不宜此用蒙引說也常說慧是灼事幾未然而者幾字不如理字○存在也在疾疾中來○獨字之義謂臣之中獨有孤臣子之中獨有孽子○次崖云操心是恐懼意慮

患是修省意蓋操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危然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却是慮慮深不必分先事臨事○達乎事理事理即臣道子道所當然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智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 章

為容悅為者專務為此之意容是使君容我悅是君悅我○近程墨兩悅字俱作悅是快意之意為容悅謂務為容身快意之計也以安社稷為悅謂以安社稷為快意也此說亦有理如不得不可以為悅以我為悅等為悅字亦皆以愜心言○天民正謂先知先覺乎天理者達則行於天下即堯舜其君堯舜其民意○各節上句且虛不講下正見之也勿分上下作兩意惟天民節似天民一意而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又是一意此最

易誤須要融作一意始得蓋抱負大故其出不輕也○正已見作已正講無工夫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 章

王天下只就勢分言未說王道之成○蒙引云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此語最佳存疑乃譏其非註本意殊不知參用不妨也○摘訓云克已乃程子推言未必是孟子意只云天之所賦者無不全則於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不盡則於人無作愚意此說固佳然克已意亦當融化暗用○英才只以資質言不兼學力

孟子曰廣土眾民 章

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中天下而立詞雖指建都意不重建都蓋其意只要見得是有天下者不徒偏安於一隅耳

中字亦不必泥定東西南北居中若是都雖偏亦中也○定四海之民有兩說一說定字只是歸其統御一說定字便主政教言前說與上廣土衆民相配後說與註相合尤優○加損謂增加此性減損此性也俱指性○舊說分者分也如衆人分財人各一分殊不知此分字乃分內分外之分字性屬分內欲樂屬分外內既定本無不足也何有而加本不待於外而後足也何得而損○以上文觀之大行是得位行道窮居是不得位行道也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殊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燈於櫃中燈體不損○定者定於有生之初分定於有生之初遇定於有生之後其初已定其後安能移之此意自蒙引存疑而來最說得透○末節註蘊字未甚妥不用亦可○此節全在根字生字尋

趣味常人四德固具於心然謂之根者更有栽得牢固物欲不能搖之之意根深則自有生意故生色生色便是發出枝葉○根於心是在心中做根也○所性分定人人有之獨君子根心生色者分定如樹木種子根榦花實包無不包根心生色則種於地而生者亦不過盡其分耳○四體不言而喻言喻二字不必泥只是不待矜持造作自然皆四德之發見○清和不粗厲也潤澤不枯槁也豐厚寬大重厚也盈溢姿能有餘也此俱不死斂在形迹上認須在德之生意寓於形者講

孟子曰伯夷辟紂 章

天下有善養老天下字泛說亦不必添今字○次節勿露養老字○末節所謂即伯夷太公所謂○制其田里四句極重然俱是自上節看出○制其田里四句只一因字是趣味田里樹畜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妻子養老皆因民之利而利之耳。作文在此意發揮。○導其妻
子二句又承上二句來。勿與上作三平。○五十非帛四句又泛
論老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老無失所極輕。○此之謂也。謂字
打轉首謂字爲是。此字指其田里四句蒙引云。言文王之養老
只是若此。非家賜而人益之。甚易行也。想當時疑其迂濶而難
行。故孟子言此。愚謂玩註中意。只言其別於小惠耳。易行意原
無。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也。是足民卽所以仁民耳。○易其田
疇。不奪農時。使得盡力於農畝。○薄稅只是什一。非又減也。○
食以時。用以禮。皆教民如此也。○食以時。如魚不滿尺。人不得
食。果食未孰。教以勿採之類。如此看。則作文當以樽節愛養等

語講。○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
用。○禮如供老疾奉賓祭之類。○財不可勝用。是富者不復貧。
○民非水火一喻。全重註宜其愛而反不愛者多故也。會意最
真。愛惜各也。○使字重看。所以使之。如水火者。卽在上二節。○
至足矣矣字。作故也。二字看。下當接云。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
菽粟者。以菽粟不足耳。方起得下文。○仁字有作相周相恤說。
固太狹。又只作恒心說者。又與上譬喻不應。今自酌之。仁字固
泛就恒心言。亦要應上喻字。分明蓋人之失其恒心。只緣私心
奪之耳。今觀水火亦養生最切者。而人不私之。以其至足也。菽
粟如水火。更有何物可私。更何私心。以奪其恒心。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章

聖道大與本非兩事、大卽寓本也、玩二節自見、惟大而有本、故必漸達、設若小成無本、何難逕造、要如此看得融貫、○首節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白文故字自明、孔子登東山一氣讀下、不可在孔子二字一截、○登東山二句皆寓言、非喻也、登東山登太山、便是寓言、聖道之高乎一國、高乎天下、小曾小夫、下便是寓言、一國莫能及、天下莫能及、作文首尾見正意、講中不露正意、而嘿寓正意、○東山不及太山之高、在聖道却無兩樣高、不必泥、○視下益小視字、要看蓋孔子非茂視國與天下、但據地位言之、若有不足當其一眴者、○水與言當略重言邊、蓋聖言雖非卽聖道、而與水是外物者、竟不同、○難爲水不但溝瀆、雖江河亦難爲水矣、難爲言不但異端曲學之言、雖賢人以下見道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當、亦難爲言矣、○

遊於聖人之門者、貼聞聖言意、○觀水節亦是寓言、水之源、日月之明、寓言聖道之本也、水之瀾、日月之光、寓言聖道之大也、本是一理、渾然大是泛、應曲當本在大內見出、○觀水欲觀其源也、源不可見、觀其瀾之湍急、則可見、使非有源、必不能如此湍急、○有明非對有術、若欲對得整齊、必添數字、云觀水之源、有術必觀其瀾、觀日月之明、有術必觀其容光、必照、○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照、○作文要就水與日月講得精融、方似寓言、聖道不可如尋常譬喻小題、只粗粗衍過、○志於道、道卽大而有本之聖言、志字亦不可忽、○不成章不達、從來說不玲瓏、愚見孟子此言是戒人妄希其大而反瀉其本也、蓋道未有無本而章者、但曰成章是就其所造地位、成一段精彩、其本猶未拓、而大猶未完也、

譬如由賜成其為由賜再閱成其為再閱皆可言成章必如孔子方可言大雖曰本猶未拓而可以漸拓雖曰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此與中庸致曲而形著明意正相似水之盈科滿二坎進二坎亦是如此○何故必下個章字蓋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言成章若聖道渾淪故言大○達字不可死煞說達於聖道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六個階級善成其為善方達于信信成其為信方達於美此皆可言達也若說漸達至聖道却無效

孟子曰鷄鳴而起 章

通章重一問字末節特自首節看出非推其所以然也過文只云由是觀之○鷄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鷄鳴而起便去為善為利便令得日夕不已意一為字有主念言者拘鷄鳴時說也有主事言者不拘鷄鳴時說也亦兼得○善凡天理之公

皆是利亦不止財利凡人欲之私皆是○徒字活猶曰是舜一邊人是跖一邊人○欲知舜與跖之分亦承上舜跖之徒來非正較舜跖也○分字正應間字分兩路分開也間者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最懇切作文只當體此意人心本有善無利講語亦要有分曉有低昂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于心而兩持未決纔謂之間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但據善端初起微別于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善與利之間○間與幾字不同不可用幾字代之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 章

取者僅足之意如一室僅取容身之取○為我與為己不同為己是修己為我只是自私○為我是一種學問不是泛猶世人

之自私者而已此意難識○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
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
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
與斷論子莫者一般○放至也自頂至足盡摩也○近之近似
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跡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
楊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權稱錘也值輕重
而移者也時乎已重而人輕則獨善而不嫌爲我時乎已輕而
人重則兼善而不嫌兼愛今子莫必於參用楊墨一半爲我一
半兼愛故曰無權○權卽時中非有外於中○時當爲我而爲
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不可用蓋爲我兼愛是曲
學名目吾儒只云時仁而仁時義而義耳○猶執一猶楊墨之
執一也○所惡執一者兼楊墨子莫○賊道且虛勿如註中說

透舉一廢百止是賊道處百者多辭○楊舉義廢仁墨舉仁廢
義子莫舉執中廢時中只似舉一廢一何名舉一廢百蓋天下
之道融通則變化百出偏滯則落在一隅此章似專爲子莫而
發者重子莫爲是

孟子曰饑者甘食 章

甘字是不甘而以爲甘也○飲食之正淺淺說以甘者爲甘不
以不甘者爲甘卽正也○人心亦皆有善新說云人心亦爲饑
渴所害不像白文有字意還照註作貧賤爲是若欲渾融但不
明用貧賤字面暗說貧賤意可耳○心害是主貧賤說而實重
在貪富貴意註云于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謂不當得而得
正與上不甘而以爲甘相配作文全要講出一個垂涎富貴
情狀方應得甘字來○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是處貧賤

不因其富貴也。饑渴是借字作文，勿顯用出。富貴貧賤亦借本文。饑渴言為妙，與不立巖牆之下一例。○不及人不為憂如聖人之忘欲，賢人之過欲，此亦可以企而及也。○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

孟子曰柳下惠章

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言。蓋惟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三公至貴是假設言。○易者換也。得三公而失介，是以三公之位換去其介也。只說與以三公一邊不兼奪以三公。○人但知惠之和而不知其介，孟子特表而出之，故曰闡幽。

孟子曰有為者章

有為者是奮發有為者。若只貼云有所作為者，還不得其趣。顏淵云有為者亦若是，語正相類。下文又譬之棄井者，則言其所奮發不可無成耳。○有為兼德學事功言為穩，但新說亦有味。新說云：人心中天理源頭處如井之泉，天理被氣拘物蔽，猶泉被土埋沒，須要掘出，拘蔽到逢源處方休。此純以心學言。○辟若掘井，句且虛，正意在棄井後大發。○猶字宜玩，見得况未至九仞者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此章當在身之也。截舉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偽，不以帝王伯三平此章當以有字貫最妙。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真有者，獨五伯則非有而託為有，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入堯舜之道耳。○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此語不可用，似帝王有優劣了，三之字俱作道道不外仁義。○性身字俱死字眼，却作活

字用言性這个道身這个道。○堯舜非身不行道也。但他天性渾全道理只從性中流出。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故只曰性之。○湯武非失却性。只在身上做工夫也。若失却性。只在身上做工夫。便與五伯假之者爭不多矣。此尤不可不辨。據孟子言形色天性也。則身與性非有两。但自其脩習所施者而言。故不曰性而曰身。如七情百慮五官百骸。以至應事接物皆屬諸身。皆加修習之功。便是身之。○修身不但是修事。止是皮面上做工夫矣。須兼修意始得。○作文要貼性之身之。口氣如云道在堯舜性具之者也。道在湯武身修之者也。蓋說身修之方。順若照註說修身。便于身之不順。○五伯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此說仁義全說得粗了。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久假而不歸。

歸還也。如借人物不還人一般。仁義原非別人的。如何還入折衷云。久假卽是不歸。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最認得真。○從假之初。猶知仁義非真有也。假之之久。習僞而忘其僞。遂不自知其非真有矣。孟子要他知其非有何用。蓋知其非有。則悟而反求。尚有機。不知其非有。把這假的仁義都認做仁義了。更不復知有个性之身之。纔叫做真仁義。迷而不悟。豈不可嘆。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章

全重一志字。○玩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卽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不可俱泛說。○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叙其事。○太甲敗度敗禮。故曰不順義理。伊尹不忌習見。故放之於桐。欲使改悟。○上悅字。悅其意在成君。下悅字。悅其果能成君。○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

私言其上憂宗社之不保下憫生民之無君而無纖毫專權自利之意也。○新說云公天下以爲心是心也非志也還說不着蓋伊尹素志樂堯舜之道直欲堯舜其君而後已此方是志此說亦有味但于則篡也不甚貼。○則可字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說也要說不得已意。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 章

此章重功字。○君子之不耕而食要見君子未仕無功但當自食其力乃不耕而食傳食于諸侯何也其實不重不耕只重無功上。○其君用之只是用其言非用其身其子弟從之只是從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安對危言富對貧言尊對卑言榮對辱言。○富字不專是府庫充實人君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畏一云聲名顯赫從後說。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章

尚志卽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指下正詳之。○已仕則志見於事未仕則事蘊於志故小註云如父在觀其志之志字。○尚志是高尚其志不卑污其志也尚字着力以下文觀之。○志功利而志仁義便是高尚其志但此處未露。○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多若謂人同此志士獨何如去高尚他下答仁義而已矣仁義正貼尚字講仁義要見得仁員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尚意。○殺一無罪八句連看俱作預期將來說方于殺無罪句順但舊講語多病如摘訓講居惡在路惡在吾他日之居將安在吾他日之路將安在此語大非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豈有空空懸想說他日我居仁由義今日却何如哉摘訓又云兩非也兩惡在兩是也俱非孟子斷語俱是體士之志而代爲之

言此固說得嚴密然亦未盡爰今特酌為講語云士之志若謂我他日操生殺之權即殺一無罪亦非仁也非仁吾弗居矣我他日操予奪之柄即一毫非其有而取之亦非義也非義吾弗由矣吾之居惡在只有此仁是已不待他日而後居之也吾之路惡在只有此義是已不待他日而後由之也曰居曰路見其真切目下便要他安身立命○二是也要見得只此是也更無他道○大人之事備矣此句不輕此事字正應士何事字正見士之尚志即事也○備是預備士雖未仕而為大人大人仁育義正之事已具備矣士豈無事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 章

此章依存疑在人皆信之截極有理觀註然字可見○仲子略讀在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九字連讀○實無與齊國之事特

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信之者信其賢也賢字內要理下文大節字如云齊人皆以此為大節而信其賢○舍簞食豆羹之義七字作小廉二字看是字指不受齊國○不受齊國如何但謂之小廉只以下文大倫對看大倫為重則讓國為輕雖謂齊國為簞豆謂不受齊國之義為舍簞豆之義可矣但此處勿露大倫字只暗說更有大于此者在意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于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一說罪字不用出只云人更有那件大于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乎此說尤渾融○小者小廉也即舍簞豆之義也亦即不受齊國也○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為大節在齊人則以不受齊國為大節今只虛虛看但把信其大節其字改作焉字意方融

桃應問曰 章

朱註屢屢用个心字極妙只此心字是一章之大旨若論國體人情自有權變臯陶不必執舜不必逃但桃應之問與孟子之荅俱是假設此論只要發出聖賢用心之所極耳臯陶之心但知有法舜之心但知有父此心何有一毫私意折衷云若夫人情權變皆未暇論未暇論三字極妙首節是綱中三節言臯陶之執法末節言舜之全親則如之何無舜與臯陶註可據一說當略重臯陶方與下執之而已有情其說亦佳執之而已詳孟子本意分明是說執瞽瞍時講皆云只是執法非執瞽瞍蓋賢人口氣稍有未安學者欲替他負融且禁謂止其執也○受之者受于天也法本于天制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一說本文只云有所受之註亦無明

文受于誰只虛虛含蓄說為是○天下字以富貴言竊負瞽瞍而逃須在臯陶未執之先○遵海濱而處去之遠則法有所不能加○時講云棄天下以事言忘天下以心言愚謂棄在未逃之先忘在終身之久本不同亦何必分心與事

孟子自范之齊 章

全章重况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感觸引起下是旁證皆輕○望見即望見其氣體也宜含蓄○喟然嘆本意正在居廣居上不是專為王子發嘆○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于居故下单言居此居養二字单就位尊祿厚者言非兼尊卑厚薄言○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移字非前後改移也只氣體隨居養而異便是移蓋常人氣象體態委靡卑陋惟居之尊者氣獨隨之而軒昂惟養

之厚者體自隨之而舒暢隨他轉隨他遷豈不是移○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盡猶槩也一槩是人子○夫非盡人之子與與字有許多咏嘆滋味言外便有有氣體之獨異也意○註中特以所居不同等語留在下節其居使之然也內用蓋兩節文勢一貫下猶云王子夫非盡人之子與且其官室車馬衣服又豈不多與人同與而氣體若彼異者何也其居儲君之位而奉養厚有以使之然也○多與人同亦不盡同但多同耳○王子是勢分之居廣居是性分之居○廣居不必用仁字只說吾性中有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天下極廣之居也君子居之若依以為宅焉則移氣移體又非王子所及矣○引魯君以證王子也亦要找歸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訝詞非疑詞知其非吾君

但訝其何故似我君耳○聲即氣之宣于體中者故見移氣體○呼字貼命令意不拘定自傳呼

孟子曰食而弗愛 章

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一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層首節即指待君子者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耳○愛與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之者或聞其名而羨之或哀其窮而救之或喜其可親而瞻就之未有崇重意敬之者則真知德之可尊道之可樂極其崇重不敢慢忽也○人養豕全不愛惜犬馬則有愛惜故以豕交獸畜為別○接次節當用何也字不當用然字○恭敬二字無一

意故首節只單言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不是釋恭敬之義也。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豕交獸畜之意耳。蓋恭敬在幣之未將時而全無崇重之心是但以幣帛為恭敬而無恭敬之實猶為豕交獸畜也。既是無實君子必去矣。人君豈得以虛文而拘留之哉。要把恭敬無實與豕交獸畜者作一等人看。章旨方融貫。蓋徒食麥者他未必全無幣帛只因無恭敬之實故謂之豕交獸畜耳。○末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字末節實字即次節恭敬字要辨認得真。○虛拘言把个空套子拘留他也。拘字是羈縻之意。君子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常講因末節註中有當時諸侯四字遂謂前一節泛說末節指當時諸侯誤矣。看來俱是泛說而暗指當時諸侯。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章

此章重一踐字。○有破云示人成身之學也。成身二字妙。○形如手足耳目色如視聽持行蓋視聽持行只有其象而無其質故謂之色作文形色不分更妙。○時講又以聰明恭重貼天性略差蓋聰明恭重融為一原處方可謂天性。天性在形色中如水在地中水隨地而寓性隨形而寓註云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亦自其隨寓者言耳。地有界限水無界限人身有許多形色豈有許多天性哉。○要得本文口氣本文說形色即是天性不是說形色中有天性也。○踐者實踐不虛也。形色既即天性則吾人虧一分天性此形色便有一分虛浮不實處。惟聖人本來天性渾淪全具無分毫虧欠種種形色皆此天性充塞填滿在心為睿在目為明在耳為聰在貌為恭在言為忠形豈有虛浮不

踐者乎。○一個天性隨處充滿便是踐形非一一而踐之也。○細看天字亦不可忽。今人皆忽了。曰天者言其不假人爲也。如目不自明而安排出个明來可謂踐目之形乎。可見聖人踐形妙在自然合理不然何獨聖人。○摘訓云是如人一個形其天未至于聖亦云負此形耳。此語甚好。○重勉人希聖人上聖希天人希聖。

齊宣王欲短喪 章

朱註以至情二字爲主。卽孝弟是也。前一節因丑欲短喪而斥其非。後一節因丑欲自解而辨其異。○欲短喪尚未定也。作短而爲數月不知何據。○此喪字是父母之喪。○是猶二字直貫到底。除此二字下俱就終兄說。勿以孝貼齊王弟貼終兄。孝弟一理故併言之。作文不必拆開。○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

至情非強之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終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終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終矣。無人說破此意。○王子二句記者之言。○欲終之而不可得止壓于嫡母意。○雖加一且指傳所請言。○謂夫指齊王事言莫之禁是不制于分意。○欲終之正是至情不可得是情屈於分也。愈于已亦少伸至情矣。莫之禁而不爲豈非自昧其至情而又莫爲之教故與時講云一則數月亦可以爲厚。爲其有孝弟之心一則期月亦所以爲薄。謂其無孝弟之心最說得明快。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章

所以教謂教之術也。○五段平看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惟私淑艾似說人能受教畢竟是君子教澤之所及。若君

四書章句
下五卷六
子教澤不廣人雖欲私淑而無從矣。○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借喻重時字化字看時字是不先不後意化字是草木生機不可遏謂之化者猶言若有神助也以喻上達者亦若有神助也。○時雨化者雖兼天資學力而注重學力邊言學者天資既高學力又到將上達而未上達正可以點化之時君子及此時迎此機舉上達之妙以告之將頓悟頓造有不覺其上達之速者矣上達兼知行言如顏子聞四勿而請事曾子聞一貫而卽唯是也。○五者字皆指教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成德達材據小註是天資純粹有德可成天資明敏有材可達不兼學力者別乎時雨化之也新說大註旣以冉閔由賜爲例焉得全無學力乎亦通。○存疑云德是心術近正的人如仁義禮智得之有生之初者未喪雖未喪亦不保其全也成是涵育薰陶

使之去其偏而入于全去其疵類而一于純美也材是有技能的人通于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爲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至其極者使至其極也講得獨精。○成對虧言達對滯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矣範之正則不滯于用矣此四句較存疑更斬截。○達材要重範之正意存疑所謂使之就理與時講所謂矯偏歸正皆此意也如子路之勇可使治賦非才乎但他有涉於血氣便是不甚正處若不矯其不正則必至于暴虎馮河不可與行三軍而其用反不達矣故須要矯偏歸正。○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之以解其疑而徐候其有進。○私淑艾是或地違於君子或時後於君子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此一教不論人品高下皆有。○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

善其身治其身也。淑字進善，邊居多。又字去惡，邊居多。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章

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首節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次節喻言教不可貶，末節正言教不可貶。次節正意即在末節，非兩意。○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高是卓絕，美是精粹，意串看亦得。○宜若登天然二句，無兩意，宜若字上要補一句云：但就由教入道字觀之，方與下彼字應。○貶教與漸進不同，漸進者寧學聖人而未至，貶教則舍此至善之矩，而別求卑近易行之說矣。故下以改廢繩墨變其數率爲喻。○在匠界則繩墨是法，必待善用繩墨，善用數率者，而後有得心應手之妙。在君子則致知力行是法，必待善會悟善體驗者，而後有盡神體化之妙。故朱子云：

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妙在法中，善用法卽妙矣。末節能者字，正與次節拙工拙射反對。拙工不善用繩墨者也，拙射不善用數率者也能者善會悟善體驗者也。○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謂但示以下學之法，而不能示以上達之妙也。加一能字，便無可疑。○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俱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全要影藕字義，方切題，絕不可誤認引爲引誘，發爲發明，又不可誤謂誘引而不發，爲啓其端，不竟其說。○凡活物必跳躍，躍如猶俗語云活現，註云已如踴躍而現於前，正此意。○上達之妙，雖不可言傳，却已寓在不言之中。恍然心目之間，掩藏不住，故曰躍如。○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重躍如邊，夫既躍如，則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中道中于道也，註云無過不及之名，謂固無不及於理，亦無

太過於道正正中於道而立也今人都不曉認作大中之道意却於而立二字文理不通○立字極有味是個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遷就他○中道而立緊承上言君子之教引之而有不發者存固非不及而易從不發而有躍如者寓亦非太過而難從一中道而立耳中道雖兼非難非易只重非難邊當吊起非易在前○能者是善學者從之當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一例作從而與之一看君子中道而立能者跟上來便與君子同一步豈不是與之爲一○能者從之言外便見不能者亦末如之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緩○新說不發非不告以得之之妙只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須待學者自發不能代爲發備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 章

此章上節爲下節而發○殉字要刻畫有味註云以死相從死字猶云死緊跟定也卽不離意以道殉身以身殉道道與身皆不相離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有道之時身必出而仕矣則道隨卽行出去致君澤民不使道離了身無道之時道必屈而不行矣則身隨卽抽回來并老嚴穴不使身離了道以道殉人道字輕看旣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人亦曰殉者隨他起隨他倒緊跟定不離他故亦曰殉○看來有道無道亦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卽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多

公都子曰滕更 章

通章末句重看，註意在心不虛上。○若在所禮，若宜若也。禮字主答問言，不答其問，即是不在所禮了。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五問字俱是問道，但他心中却挾了貴賢等件，不是以貴賢等件顯之于問也。○賢字淺看，○挾有勦勞而問，謂已嘗有功于師，挾故而問，謂已于師有舊好，看來此據大全小註，○皆所不答也，要看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蓋心不虛，則言不入，非吝教也。○二字指含蓄意，則指挾貴挾賢也。作文暗說為高。○國君之弟是貴，知來學是賢。

孟子曰於不可 章

此章須有過不及之說，摠是人情必至之弊。朱註理勢必然同歸廢弛二句有味，時講于首項云，忘心勝，次項云，忍心勝，三項云，躁心勝，又於首項云，該做的決已不得，次項云，該厚的決薄不得，二項云，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俱是好語。○三項以處事待人修為三開說，摘訓云，進銳不止，進修為治亦然，據此只用脩為渾融，不可專主為學，不可已不止，綱常倫理，凡事體量者，皆是所當厚，不止父子兄弟，凡用情當先者皆是。○講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的了，孟子又何責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折衷云，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看彼之謂，說得最好。○進銳如何反退速，只看註其氣易衰，便見蓋進銳者不是真心求進，只是个浮氣，這个浮氣最不耐久，只有个現新頭兒，做不多時，便沒興頭了，故退速進銳之時，便知退速不待後

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章

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總是君子用惠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申上半節。註中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死後言。○新說云。固是用恩有等。亦要見親親為大意。不然何必復說。蓋君子於物則愛之弗仁。別有用吾仁者在也。於民則仁之弗親。別有用吾親者在也。所親者何在。惟親而已。至于民止曰仁之。則與親親異也。于物止曰愛之。則與親親尤異也。此說頗可從。○愛是愛惜不暴殄。仁是以已及人。視人猶已意。親是恩重情切。比人尤加厚意。○弗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一本之嫌。○出全章上半輕輕講。○前兩

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

孟子曰知者 章

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首節智半邊俱屬處事。仁半邊俱屬待人。○無不知無不愛。只據理可以如此。若真去一一知之。愛之。又是徧了。故云以體段言。不以發用言。○當務空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字。○急親賢之為務。親賢之為務。五字對上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字。○親愛親愛賢人也。故屬仁。○俱要照註說。出可因。以及其餘意。○徧物即徧知天下之事。○堯舜先務。只據孟子所言。如治水稼穡。敷教明刑。亦自明白。堯舜親賢。即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末節乃不知務的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如所惡於上一節是繫矩模樣是之謂不知務句虛虛活活說
言外找出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

孟子曰不仁哉 章

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未補惠王出來○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而皆不愛焉二
及字如此認意○看來以其所不愛邊固當虛說即以其所愛
邊亦未可遽用親親仁民愛物填講蓋此一邊若講太明則彼
一邊只反觀之耳公孫丑何勞問乎○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據梁王初心本謂太子自將庶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
其為殉也後來敗兵太子被擄而死却似驅以為殉了○註云
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看來若直截說只消說
以土地之故及其民又及其子弟蓋惠王之殉子弟畢竟是貪

土地不是以民之故此參用新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章

此章主意在尊王上全重春秋無義戰句彼善句輕正見無義
戰也征者節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由於僭王也○春秋二字
指聖經言非但止其時也義戰義其戰也義字着力是聖經許
其合義無有義其戰者即註必加譏貶是也○註擅興字勿用
出恐犯末節○彼善於此是就無義戰中有假借名義者視他
國稍善耳畢竟無義戰也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善之不但孟
子泛論理○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皆是諸侯○上伐下不
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今春秋所書之戰皆敵國
相征無天子之命故曰春秋無義戰

孟子曰盡信書 章

首節截此章全爲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書字不專指書經凡載事之詞皆是○盡信是執泥其詞○要說透如何反不如無書蓋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之爲口實假之以文好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也○秦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及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至仁武王也至不仁紂也○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耳讀者不以詞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爲後世塗炭生靈之所借口哉

孟子曰有人曰 章

首節截首節言強兵之罪天下詳言好仁則無敵以明之也全重好仁節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言善陳是整而不亂意

善戰是勝而不敗意折衷云大罪重殃民上以上文照看正所謂君不志仁而求爲之強戰古之所謂民賊也意但未可露○首節以臣言而次節言國君者因時臣道君以陳戰故也○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吊伐言但不可平耳單主弔伐未是○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崩字只是下垂意○末節不作推原過文只云由湯武之事觀之可見云亦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決其無敵耳○征之爲言正也謂以好仁之師正虐民之罪是正天下之不正而歸於正也○正已已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未要我大罪出

孟子曰梓匠輪輿 章

規矩法也善用法卽是巧巧不出規矩之外○重能使與不能使上發意○有勉求學者求心悟意

孟子曰舜之飯糗 章

此章全是形容聖人之心○飯糗茹草只形容貧賤被衿衣三句只形容富貴○終身固有互照看以後之富貴觀之舜非終身貧賤矣以前日之貧賤視之舜非固有富貴矣○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俱是孟子形容聖心時講云自舜之心便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 章

親兼父兄重是所關甚大一間耳猶俗云隔一番手耳卽假手於人意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 章

二截上輕下重○暴害也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不使奸究得乘隙而爲害於民是禦暴也出者征其稅入者亦征其稅商旅苦于橫斂之害是反爲暴也○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此○卽存古法者亦失古意况其變古法者乎此意出南軒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 章

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看○舉妻子以該遠非專論妻子○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若子非大舜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使人不以道道字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去徼非理之事也若屬我看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我看爲是如權使虜使投以不堪施以不怨之意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若道乃人所

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起耳故不用能字

孟子曰周於利者 章

上二句輕引起下一句○全重周字周足也周於德是道得於心者完完全全毫無虧欠包得定見定力在內○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也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

孟子曰好名之人 章

主意在註勉忽二字讓國事大人皆注其耳目名之得失係於此故勉而能讓重且事小人人皆莫我指視名之得失不係於此故忽而不能讓○苟非其人字與好名之人人字不相承乃是承能讓國來其人云者真能讓國之人也易係詞傳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比類觀之則其人字殊有深味○見色者

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 章

三平看仁賢略重○仁賢國之輔禮義國之維政事國之紀總
是切於國者○仁賢二字連看仁為德之首故特言之凡有德者皆稱賢又泛言之總見是有德之人○信仁賢信其真有益於國也信其真有益於國則必用之矣一說作乎信意用推心置腹不搖於讒構講恐讒構意白文原無○國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折衷雖有億兆之衆等語似兼野言未妥當改億兆為百官有司意方妥○禮必有義義即所以為禮之理也亦連看上下亂謂上僭而下替也○政是大綱事即節目亦不必分○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如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

節也三意總是開財源節財流二意無之故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 章

註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國是愚弄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若天下之大豈能人人愚得人人制得故必以德行仁方可結億兆之心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說者云得國以土地言得天下以人心言看來國與天下皆稱土地但可以得到天下者却全係人心耳

孟子曰民為貴 章

全章首節為主首節又以民為貴一句為主次節申民為貴三節申君輕于社稷則輕于民可知亦見民為貴末節申社稷輕于民亦見民為貴總是為當時之君不知重民而發○首節三

句俱虛說重民大全云此以理論不以分言也最好○次節全重得乎丘民一句下一句俱輕○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卽天下之民歸心也然作文要順口氣不必管他衆寡只論獨得民心可以有天下的道理○註天下歸之句貼為天子意也此天下字以位言不以民言○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皆不如民為貴也○諸侯危社稷要根虐民來危社稷不能保社稷也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註中當字亦宜玩是據理如此意○成者肥肅之意祭祀以時兼春祈秋報禮記祭義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註禦災捍患本此○此變置只是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以示更新之意非變其神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章

此章原言看得好，只是卽其風流之遠，以見其爲聖也。蓋夷惠清和，古未有名之爲聖者。孟子乃名爲聖，何哉？只因二子行雖一偏，而各造其極，觀其師百世如此，則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如此看，方見得此章不是閑說話。此章當在首二句截，不可在末句截。末句只帶看，不以當時後世平重。○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師字只在下文聞風而興起內見之。○奮字勿作奮發有爲，只與聞文王作之作字相似。○親炙不兼一世，必生同時，又居同地方，是註云親近而薰炙之甚分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章

此章專爲世之求道者，每每向身外尋索，故說仁也者卽人也。合仁於人而言之，乃所謂道也。總是欲人反身求道，主意在一

合字上。○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卽寓合字意了。蓋仁也者卽人也，則是合一不離的了。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也。如此看，十分融貫。○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殊不知仁與道非判然也。道由體達用，仁是性，性是道體，仁字居道字一半。白文合而言之道也，自明看來，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爲是。○合而言之，只說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於仁而言之。如俗講用兩反云：仁離於人，則爲虛理；人離於仁，則爲委形，皆不得肯。○人皆知仁之爲道，而不知仁合於人之爲道，不合於人而言之，則猶所謂論性不論氣，不明矣。○觀一言字，是示論道者當如此論耳。責人體道，尚在言外。○此章與形色天性章互看，踐形卽所以盡性，論道者論至於踐形而後實，故曰重人字。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 章

危陳蔡即絕糧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說上下指陳蔡君臣無交是君不賢臣不荐賢並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糧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章

只重一士字雖文王亦不過士而君者耳雖孔子不過士而師者耳文王孔子不免多口正見士增茲多口也貉稽患不為士耳何患不理於口哉觀增字可見貉稽尚未得為士了孟子雖只慰以無傷而盡其在我之意已寓矣○理註訓賴為衆所訕便是喫他虧了故曰不賴於口○新說理字不作賴只是有分辨之意全不清理曰妄加譏訕故曰不理於口其說亦通○士字地步儘高觀以文王孔子為證可見不是謂稽為士○增

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比常人更多訕要兼此二意○引詩直作孔子文王不必添入衛之仁人及太王字面○孔子不理於叔孫輩之口文王不理於崇侯輩之口○上引詩重愠於羣小下引詩重不矜厥愠句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即訕意也然憂心悄悄亦可貼孔子憂道之不行意不墮厥問亦可貼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所損意但不重耳○聲問即名譽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 章

二段抑揚不平看思古以傷今也○二以字重看其使者似同其所以使者不同也○俱主治人者言○上使字只重倡率意雖亦有政令所重不在下使字則徒□而已○重言昭昭者明而又明極其明也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吾復其

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章

正意在末句上喻俱輕然亦要在喻中討趣以山徑之蹊間喻心者所謂道心惟微也用與不用喻心學加功與不加功也成路喻完其心體坦平光潔也茅塞喻物欲障塞尤親切有味至所重尤在介然爲間四字提醒高子見心學之不可少有間斷全在此四字○用之是共由意爲間不用是旣用之後復不用也○今茅塞子之心言其心學間斷也如存養省察皆是心學皆不可少有間斷以上文照看則高子平昔學於孟子之門良心亦或小有開發今却間斷了觀本文一今字可見○茅塞正意據大全折衷俱兼氣習物欲徐巖泉專主物欲言愚意氣習物欲曰文大註俱無明文只云復生障蔽復生窒碍如此虛影

更稔

孟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章

只重禹樂不以文王平看○總是高子以器論樂孟子辨其不當泥迹也以追蠡以禹鐘之追蠡知用之者多而見其樂優也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披雲云只以城門之軌喻禹樂不必以城中之軌喻文王樂蓋城中車可散行由之者少以喻文樂還是用之者少了若補文王意只云禹鐘以日久而蠡猶城門之軌以日久而深也軌非日久何由而深若後此更歷數百年則文王之鐘亦蠡矣何足以知其優劣哉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 章

全重一復字前已發棠而復發棠喻如前已搏虎而復搏虎搏虎非美事而復搏於爲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發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如此看方斟酌○想初次勸王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疑其市恩於民而虛國家之帑藏也孟子難於顯言故托搏虎爲喻○齊饑要見是再饑○善士淺看只是修身繕行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習意○衆皆悅之暗影齊國人說其爲士者咲之不重取咲只見得義不可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 章

性命一也天所限制爲命我所主張爲性前五者我所主張而實天所限制後五者天所限制而實我所主張通章主意如此○性命本是合的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

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只用此重字作一章骨子觀白文二有字可見是性中有命命中有性不容相離上節性字以欲言下節性字以理言上節命字以所遇言下節命字以所稟言雖如此分總之性屬人命屬天也又總之天所賦即人所受也○兩節十個於字俱作屬字看○性者生也五者之欲是人生本有的人同此欲雖上智亦不能無故謂之性○雖說是我之性然其不得遂與不得盡遂者又皆是冥冥之天嘿有以限制之如俗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故又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謂字包有求遂意蓋認做我性之所有便求必得之了君子惟安命而已不謂是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註貧賤富貴二意當融化用之不可以貧賤之命屬氣富貴之命屬理理氣原不相離也品節

限制四字只作不得盡遂意看亦不必太泥○次節賢者者字不必作否字只云知賢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天道是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之一原處據註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以聖人配父子君臣實主賢者○據註天道以在人者言照下性字看也聖人之於天道也不是聖人去仰合天道蓋天道便屬聖人身上兼察之由之二意○此聖人勿誤用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講蓋此聖人兼性之反之二者觀有純有不純可見○新說仍以聖人字配仁義禮智不倒看亦一見○仁之於父子也有至有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有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於賢者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於天道也有純有不純此是所稟者氣有清濁質有厚薄故曰命也然作文不容如此多說但云五者之德有能完其分量者有不能完其

分量者此乃氣稟使然天若限之故曰命也○若單出仁之於父子也五句不可使用有至有不至等語當留在命也內用○命只是氣質氣質雖有豐嗇性善原無異同仁義禮智天道人人同受為衷同秉為彛清而厚者性不為之增也濁而薄者性不為之減也故又曰有性焉○若謂五者為命便諉於天之限我不去反薄以歸厚澄濁以求清也君子惟盡性而已不謂是命之所制諉誘於不修也○君子不謂命也重在薄而濁一邊○君子不謂性也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命也要見盡性意○此章新說紛紛俱畔註故不敢從緣諸說所起因註中有二可疑蓋天命之謂性性命一也而註分爲四一可疑也貧賤富貴厚薄清濁之說似粗而又似添白文之所無二可疑也雖有此二可疑但在人看得融化自然無病蓋貧賤富貴厚薄清濁乃

舉例使人易曉者若化其意總是權制于天機非在我意耳性命析爲四件者乃分而言之則有四不害其合而言之則爲一也不必更立新說

浩生不害問曰 章

首節許正子以善信下是推其極而斷其爲人○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勿講明明則不害不必問了若云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而明之而正子之爲人見矣此則末節二之中意亦不宜全露○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主客○可欲以下要以善字貫蓋天下有二道善與惡而已人性本善信卽此善有諸已也美卽此善充實也大卽此善充實而有光輝也善至于無跡便

化善妙于莫測便不可知○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大要立身行已俱在天理上做而可以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
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新說作敬修可願意以欲字屬已看又一見○有諸已
有字是堅固意若存若亡者不可謂之有○曰善則必非僞爲矣何又待進一步方是信此處朱子說得好朱子小註云可欲之謂善或天資之偶合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有諸已也如此接下方真切○註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碍下充實○善信
二人或出於天資或兼乎學力不可定作是有天資未有學力者言亦不可以善屬天資信屬學力○充滿積實二字平看連看不是充之以至于實○充實是衆善皆有諸已意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也註云無待於外

者應事接物俱從胸中流出也蓋有虧欠便有補湊臨事補湊便是待於外○美人大人聖人神人俱以人品言故折衷云美字內藏人字○光輝是善之充實不已而發見昭著不容掩藏不容磨滅在身則眩而晝昏在事則德普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弘故謂之大註云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不以德屬充實業屬光輝也德業渾看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充實非偏於內也應事接物俱自胸中流出但發外未盛耳光輝非偏於外也外面光輝畢竟是內面充實不已所露○化者無跡也凡有思有勉者雖大而有大之跡不思不勉所以無跡○聖字勿用生知安行爲有漸造者在○化自己言不可知自人言○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朕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則變化而莫執其機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神

字只是妙意○神人卽聖人非有兩層但細看亦微有分別如堯舜湯武孔子夷惠皆聖也堯舜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蓋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耳程註聖之至妙句亦明不然只是三之下了○可欲六句俱是上下一意如可欲卽是善有諸已卽是信作文講語如何分別自今觀之上半截當以懇切之詞發其理下半截當以贊嘆之詞貼其字六節皆然○二之中是有餘于善而不足于信介在其中言外亦有勉正子意

孟子曰逃墨必歸 章

首節重受字次節重辨字受便不追其既往辨則追其既往矣○歸者還家之意○吾儒之道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于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裡但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己上見得○逃墨歸楊是矯

枉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
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儒平○受之不是徒受了有
偕之大道意○今字指世儒如字貫至末節招之據註只是追
追其前之奔逸非戒將來也然曰文追放豚追字還是追趕之
追與追咎字不同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章

全章重用一緩二下不過反言見其當緩耳○用一緩二要加
隨時二字隨時而用其一緩其二即註夏秋冬之例也夏秋冬
不必入講○緩非不征只是有待而不並征耳○要見君子愛
民不但法外橫征所不為即此三征皆法所當取亦不忍併取
之也○用其二用其三要見是一時而併用其二一時而併用
其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章

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
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及
身

盆成括仕於齊 章

小有才是略有才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凡人
無才者雖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
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矣妄作非一端凡機械變
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 章

此章主意要重孟子設科歸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
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

道爲公之心何如如此看局面方大若只作嘆所遇之窮說便
小了○館於上官諸講皆云自館有一講作滕君館之看來上
官是別宮決非自館且孟子至滕料是文公時文公豈不知授
館之敬乎○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予以是爲竊屨來來字
是來滕非來學也然亦因從學故來滕演義只云來從我似渾
○往者前日也不追不追答其既往之失也或人意以從者竊
屨必素有不善之行者故下此句○來者非是將來謂來學也
來者卽是至者不距卽下受字此句且勿太說明往者二句串
說滾下○是心是向道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 章

上二節示人擴充乎仁義下二節申言充義之類○首節不忍
不爲俱以心言爲雖在事所以爲之者心也所忍所爲因氣拘

物蔽而有達者達之於所忍亦不忍達之於所爲亦不爲仁也
義也猶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次節乃填實首節不忍不爲
之義與首節無兩層亦不可作申首節蓋申者推申一步之意
此乃實上文非申上文也不必用過文只提起害人穿窬繫應
上不忍不爲便有分曉如云試觀無欲害人之心非不忍之心
乎人能云試觀無穿窬之心非不爲之心乎人能云○充
字與達字有別達在充前達是達將去是滿其量了○上文
仁也義也以體言此不勝用以用言○仁不可勝用是民胞物
與無所不愛意義不可勝用是砥行立節無所不宜意○下二
節只申充義者義道多端也却不可說仁道易明以抑仁了○
爾汝二節俱包在充無穿窬之心一句內特抽出言之且說者
云充無穿窬之心充字是充自此起爾汝二節俱是充至此止

此甚辨核但止字於末節方說得而爾汝節便說出止字似未
妥○看來是自無穿窬之心充起至受爾汝又至便佞隱嘿一
節深一節一步進一步并爾汝二節亦不可平對○穿窬是從
粗處說起爾汝與便佞隱嘿雖俱是說到細處然爾汝之稱人
還有不受之實若便佞隱嘿則猶是人所忽易而其心則殊無
不肯為之之實矣即此觀之可見一節又略有粗細故不可平
看也○會昧者為劄疚也隱忍為威怵也其貪昧隱忍而甘
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愧忿激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
實實要如此認○無受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于他
便是如陽貨謂孔子曰予與爾言孔子却據理答之畢竟不仕
于他便是不受他爾汝了○充無受爾汝充字有兩說有放開
說者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爾汝便是充也此

拘定充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註云故特舉以見例此例
字儘明白蓋所謂充至此止乃充至如此例者而止豈謂只此
二事是盡頭處而况至此二事止乎况充者滿也不放開何謂
之滿看來此充字當放開說但不當推深說耳推深說者如云
無受爾汝尤其淺者耳充之又充凡一毫類此者皆不為如此
說又是充自此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者只粘實字如
云凡有貪昧隱忍適違其實心者皆不為○無所往而不為義
是隨境皆義亦即不可勝用意變文耳○末節只舉穿窬之類
充字尚在言外找明○士字不可忽謂之為士必素譁於語嘿
之宜○以言餽之者我條言彼必條答而露其情以不言餽之
者我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情○穿窬者採取人物便佞隱嘿
採取人情故曰穿窬之類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 章

此章言與道平看略融合亦可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
○孟子主意重近約邊舊說反云言不近而指遠則失于玄虛
言近而指不遠則失于隘陋守不約而施博則失于汗漫守約
而施不博則失于拘攣如此平平四反最不得旨况又與末節
相犯乎今只當用一句叫起云言豈貴于徒遠哉道豈貴于徒
博哉○指是言中含蓄的指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用○近遠
博約四字只切字義虛虛講若實則犯下文矣○善字與妙字
相似不必離近求遠而遠即在近中不必離約求博而博即在
約中何其妙乎故曰善言善道○不下帶只是目前至近也宜
會其意○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然亦非外淺
近別藏稠深遠的道理如此反涉有心矣君子若論目前近事

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實融透徹玩之便有不窮之趣便
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
而指遠也○修其身天下自平無工夫工夫在修身內蓋平天
下者雖有刑政禮樂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已包在修身
內矣不是修了身方可去平天下○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
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人病節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舍
其田而芸人之田是影語非喻也大抵此節非實非虛講如鏡
中花水中月方妙若實就田說固非若實指不務修身而欲平
天下亦反沒趣○通章善言對善道君子之言對君子之守末
節反守意而補出言來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 章

首節言聖有性反之殊下一節分言性反之事亦只形容性反

模樣耳非實就堯舜湯武說也言外有勉人希聖意○性者與性之文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的人○反之之字即承上文性字言湯武乃是修爲以復其性的聖人○觀反之之字則此節當相承看○次節四平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動容周旋據折衷是動容之周旋也註細微曲折貼周旋字看動容周旋亦皆中禮要見不但大節中禮意○先輩云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德與禮爲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按此說甚佳但此意當發在盛德之至也內若此處先發則下文說不去了○盛德之至不作推原看不必說外之中禮本于內之盛德只重自然意蓋禮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爲禮自

然意在至字上見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非爲生者也時講云非爲生者感我而哀也太粗了看來當云非是用情於生者而推愛於死者予云非爲生只是死者可哀即哀非爲生而哀也如乍見孺子入井便觸其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等也經德猶云庸德多以天常人紀貼回曲也曲即邪也但曲學病痛小大德者必得其祿故經德不回有致祿之理祿字泛說不專指仕者之奉○于祿不必說管求覬覦只此心中知如是之可以得祿而爲之即是于祿○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心○正行正字着力看是有意以正之也行踐其言之謂正性者却是行自正非是正其行○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入○末節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如上文禮當中哭當哀經德當不同言語當信皆是理之當然但還不止此四者○命指吉凶禍福

侯命非貞遇意只言其純心行法也凡人趨吉避凶求福免禍而後行乎當然之理則其心便不純而久之必入於僞矣故只聽其自至方是純心行法○而已矣承侯字來全不計較意○此章以性字作主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章

貌只是不介意也勿視其巍巍卽貌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堂高二句宮室之侈食前一旬食色之侈般樂三句宴遊之侈○般樂般旋而樂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制字不是制度只是理之當然若有成法耳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古之制不外仁義○制字最有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放縱故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看來上三不爲皆是鄙其縱侈無

檢而不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首句提起下申言之也不存邊輕○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對戕害字看存字對馳騫字看○寡字註以節字貼之甚好時文每將不能無與不可縱二意平說殊失本旨還重有節邊雖不能無意輕○欲字不兼內欲外誘據註只是內欲也○寡欲與克伐怨欲不行焉不同彼只制之不使流於外此在內境用工○雖有不存焉寡只重能存意雖有存焉者寡只重不存意不必泥寡矣字面

曾皙嗜羊棗章

全章重不忍二字曾子不食之意蓋曰羊棗猶在吾親不得復起而食之矣此正是不忍處○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于羊棗

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何為食膾炙而獨不食羊棗○獨字最重惟其同嗜故未足以觸其孝思惟其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愴○諱名以下是譬喻名姓以親之名姓言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此章以中行作主中道即所謂經也在狷未能中而可進于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愿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于中以傳經常之道于不泯耳○狂狷亦不平看萬章本只問在孟子帶狷言之○首節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數字最要分曉狂簡是名目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然只重在字狂者必簡也據大全進取申狂字不忘其初申簡字似亦有理但作文還渾融說罷註解云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即下文嚶嚶

慕古行不掩言作此二句題且勿講明蓋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只宜影響說一說不忘其初是不失本來面目意其說高但畔註未敢從○萬章意以狂士非人之至者孔子何故思之○次節孔子不得四句是引孔子之言下是推其意○中道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有狷之守而弁融其偏者也○故思其次也次字專指狂士不兼狷者方與萬章之問相應○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是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下文何以謂之狂也是問狂者為人之實也二問不同勿混○如琴張如字有不能進舉意○其志嚶嚶然嚶字從口旁屬言居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言大也不是兩平話觀白文提其志二字于嚶嚶上可見○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

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陽明云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他正大光明全不自家遮護此意亦好○節末找孔子思進於中與之傳道意○上文既有琴張曾皙牧皮如何說狂者又不可得想是造就未成而死亡離散不及睹其成耳然無可考據只宜渾融不屑不潔之士是不屑為夫不潔的人也不潔如非道非義之類不屑是不肯為之意○與之亦是與之傳道○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者固中行之次猶者又中行之次也○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聞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總是以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之詞朱註善會其意○德之賊德即中道也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曰德之賊然此處乃萬章引孔子之

言而問不可說明下文非之無舉節方詳言之○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為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一鄉皆稱原人節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何以是嚶嚶五句是鄉原譏狂者之言行何為一句是鄉原譏猶之言生斯世也三句又是鄉原總承狂猶而自見其志之言不可單屬猶一邊○亦未必鄉原實有是言只是孟子推其意向如此○踽踽獨行不進之貌如獨醒獨清意涼涼薄也亦非刻薄只是不諧俗更覺寥落耳踽踽屬行已邊多涼涼屬待人邊多踽踽是立己嚴峻涼涼是與人疎薄據註不見親厚於人似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諧俗○時講生斯世也三句見不必如狂之慕古善斯可矣一句見不必如猶之違俗此太分析不如渾融○善斯可矣緊

頂爲斯世也來爲斯世之人不必混古之人便能使當世之人
皆以爲善了此善字亦是稱其長厚許其真通之意○闡然是
深自閉藏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言不敢做出一件戾俗之事
○是鄉原也只承上一句不承通節無所往而不爲原人爲字
就鄉原自爲說言一鄉稱他如此可見他立身行已無適而不
謹厚也○非之無舉二節節旨說者俱欠精融俱說上節重自
以爲是賊德是賊已之德下節重惡似而非亂德是亂人之德
將孟子孔子之言分作兩意殊不知孟子卽發孔子之意而引
孔子之言爲證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卽下
文似是而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爲是總不過極言其似是耳又
非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舜之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
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爲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

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爲真自然之理
實非單承自以爲是一句也至于賊德亂德分已之德人之德
尤爲不通蓋德字指道理言懸空說不屬人已所謂賊德者只
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
德也若謂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信
義乎二節必須一意貫看始得○非之者概舉其失而非之刺
之者細數其失而刺之看來刺字如以刀鎗刺人有深入攻擊
之意如孔子云孰謂微生高直大概說他不直是非之也又云
或乞醢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又細數其不直之實事誅心刺骨
深至痛切是刺之也蒙引云非輕刺重是此意○一說刺是婉
言刺之殊不知君子事君交友之類嫌于直激則婉言可也闢
邪何用婉乎○無舉非直無可舉也無刺非直無可刺也只因

掩護之工，蓋藏之密耳。流俗小污世大，一鄉一國皆是俗世，則通天下而言。○周流合污與尋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能自守，而世俗所染溺耳。此同流合污，却是自託於達人之和光，而曲為俛仰調停之術，不但徇天下，而且愚天下矣。究竟來他同流合污，却又無流與污之跡，若他真有流與污之跡，又可非刺了。○無舉無刺，言其善為彌縫，以處已言也。同流合污，言其巧為迎合，以處人言也。此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實落。○居之是存心，行之是制行。○忠信是心不欺，廉潔是行不苟。此即中道之散見處。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貪似廉，大污似潔，似忠信似廉潔，正是說透鄉原之病。○廉潔不必認定不貪財利，凡恬靜好修皆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獨言堯舜者，堯舜以中道相傳道之祖也。○中道無瑕之玉也。在

猶有瑕之玉也。鄉原無瑕之石似玉者也。○故曰德之賊也。故字總承一節，不單承自以為是德字，本堯舜中道來，賊字承似之而實不可與入之來。蓋一節所重全在二似字與不可入一句。○惡似而非者，蓋真是固為盡善，真非不惑人，故特惡似而非，以其最易惑人耳。○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眩亂莫辨之意。程文以紛紜多岐貼之甚謬。○講亂字，每多說到亂人趨舍上去，看來只是似能亂真，使人莫辨意，而誤人趨舍尚落一層。○不倍理謂之義，不欺人謂之信，佞有才智，所言象有一段精確的道理，故亂義利口未必有才智，但口舌快利，口快便似心直，明白欺人却象不欺人的，故亂信。○還當重講惡鄉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即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入孔子口氣中。○君子反經節言所以絕

之之術也經常也大而人倫散而日用皆有萬世不易之常道
反復也常道原在天地間揭於中天昭於大路只因鄉原障塞
故不行不明了今則復之不明者使之復明不行者使之復行
也兼有率之為躬修彰之為教化二意○君子字是有主張世
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責主
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經原無不正只復之便是經
正○興是興起於善遵君子所反之經即是善○庶民皆知有
真是而不惑於似是邪慝自然消滅矣邪慝泛說不止鄉原

孟子曰由堯舜至干湯

章

首三節歷敘道統末節寓自任之意○各節俱言同時有見知
後世有聞知有見知者是天之不欲孤此道脉也有聞知者是
天之不欲絕此道脉也只閑閑如此說不可說聞知者有賴於

見知○二知字宜深看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知字即契
字意○禹臯則有執中之命典禮之謨湯則有制事制心之學
伊萊則有一德之訓建中之語文王則有緝熙敬止之學呂散
則有敬義之戒彛教之迪孔子則有識大識小之學此等實事
小題可略用其實道統相傳不在實事上○近聖人之居以鄒
魯言孟子鄒人也分明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調分明是反言
以決其必有見知與聞知也但新說作孟子以聞知自任時文
却作孟子以見知自任看來既不遵註當依聞知之說為確蓋
孟子意指顏曾思等為見知而已為聞知既有彼之見知決無
無聞知之理但未顯言耳



四書章句下孟卷之六終

筱崎長平校讀藏板

天保十二年辛丑五月上梓
嘉永紀元戊申十一月發兌

京都書林 勝村 治右衛門

大坂書林 河内屋茂兵衛

江戸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